第三章 老二你在哪？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泪水已经不再流出来，心里也没有之前那种大石头压着的感觉，好像突然被疏通了不少。虽然还是沉沉的有种栓塞的感觉。看来哭真的可以缓解压力，纾解情绪。

呵呵，我现在是不是有点理智过头了。刚才那个懦夫哭包哪去了？开始分析哭的好处了。

诶，凡事还是得向前看，当务之急是要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，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查出我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思绪理清，随手拿起卫生纸，等等？我拿卫生纸干什么？我愣住了。

哦，对了。我现在是坐在马桶上，可能潜意识里，我认为自己是在上大号，所以条件反射的拿纸。

自嘲的笑了笑，刚要把纸放回去，我又愣住了。我下体现在是女性的性器官，而我刚才又上了厕所，难道不应该擦擦么？我记得，女生上厕所好像都得擦擦的。想到此，手伸向下体，刚到一半，我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，“Fuck！ 我是男的啊！脑子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可是我的性器官已经变了啊。”

“性器官变了你也是男人啊。”

“那我不擦了？”

“不行！多脏啊！”

“你又没有洁癖！”

“那到底擦不擦？！给个痛快话，磨磨唧唧，娘们儿一样！”

“啊！”我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。我不想变成娘们儿！下定决心！

大爷的，这是老子的身体，长成什么样还不都是我自己的，卫生第一，擦！

因为没有经验，我是从会阴开始擦起，开始是指尖的触碰，慢慢变成手掌覆盖。自己虽然阅片无数，深知其构造，可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不敢触碰。一阵暖意从下体阴唇传来，竟然又挤出了尿液，我的天，手来不及收回瞬间被打湿，我这是怎么控制自己的，失禁了么？

伸手再次撕下纸巾，贴着被尿液浸湿覆盖在阴户上的纸巾再次擦起。

“嗯……哦！~”这……刚才发生了什么，身体不禁跟着颤抖了一下，我是碰到我的龟头了么？这种感觉很像，但是又有些不同，很难形容。而这时我惊讶的发现，我的脸竟然有些发热。我原来的龟头很敏感而且还是包皮，可能是长度有些不尽如人意吧。十一二公分左右，可是形状绝对是最棒的，头粗茎称，整个阴茎翘起一个自然向上的弧度。当时大学的女友称，我的尺寸虽一般，但是形状绝对是完美的，不比欧美的差。

好吧，我的女友很有经验，听到这话我是该高兴还是该失望呢？好在没有在任期内被绿，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
可是这次感觉很神奇，因为是贴着皮肤触动的感觉，没有阴茎延伸出去的距离感，让我有了一种身体各处都有可能有这种刺激的错觉。

等等！我又在想什么呢！第一要务，找出原因，我为什么忽然之间器官变成了异性！

想到此，粗暴的提上了裤子，拉上拉链，系上裤腰带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可刚走了几步只是走到床前，就明显感觉裆部的空虚和内裤荡在大腿之间的异物感。以前那里都是满满的，没有这种体验，可现在内裤太大了，而且我穿的还是三角内裤，两腿间连个固定点都没有，Fuck！

& n0 t4 G: k$ x8 l1 x

坐在床上打开手机，翻看群聊天记录，今天早上七点半就有人说话，看看时间现在是十一点，说话的是贺婷，“完蛋！昨天晚上整个宴会都睡过去了（痛哭）！”

赵飞燕“婷婷，谁让你来得那么晚（斜眼斜眼斜眼），罚酒就得喝，再说了不是还有第二局么~”

贺婷“嗯！好在第二局我醒了，你们是不是当时没想叫醒我？”

邵强“当时真不想叫你，问题是你的褥子是我的外套。”

贺婷“好哇，你们果然没想叫我！（你伤透了我的心）（可怜）”

赵飞燕“宝贝儿~别桑心，来老夫的怀里（保加利亚妖王）”[更多、更全~小说漫画视频#账号等，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&208907以及备用%QQ277526967^6]

贺婷“（惊恐）（吐血身亡）对了，你们后来谁看到晓峰了，中间玩骰子的时候，他出去了，之后一直也没看到。当时我以为包厢黑，可是出来的时候也没有。我还寻思让他送我和王伦呢。”

赵飞燕“估计有事先走了吧，一会儿他看到聊天记录就回了，顺便问问是不是有情况。”

然后最新一条是付豪发的“老李，下个月靠你了，我已经弹尽粮绝，连电脑主板下面都不放过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我不活了！！！（泪奔）”

看到这些留言，原本心里密布的阴霾，仿佛也被驱散了不少。随手发了两条。

“婷婷，我有急事昨晚先走了，别介意啊，下次补上。对了，我昨晚几点走的谁能提个醒。”

“付豪，你活该啊，别来找我啊，有种你去要饭去！”想了想补了一句“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”

贺婷“别人我不知道，你出去的时候估计也就十一点左右。我室友给我打电话来着。”

赵飞燕“咋啦，有人查岗啊哥？这是有情况啊！（兴奋）”

“燕儿啊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（本拉登）”对这丫头我是真头疼“回去看看抽油烟机管道，冰箱冷冻抽屉底下，落地窗帘靠墙的内侧顶端，你反季的衣服口袋，书架顶，吊灯，地脚线拔下来那是可拆卸的，估计看完这些地方你就对你哥没什么兴趣了。”

然后群里就是一阵平静，大概十分钟左右，付豪电话过来了。

“姓李的！你特么就是个王八蛋！我特么这么信任你，你特么戳我轮胎！”

“是么？你还不老实是么？小同志你这个态度很有问题啊！”

“咋啦！你特么能把老子咋地！丽萨的事儿你爱说就说，那特么是她死皮赖脸追的我，我特么也没同意！这事儿我爸妈都能作证，我不说不代表你个瘪犊子能拿住我！”

“哦。好，等着。”说着我后台电话，调出微信，

李晓峰“飞燕儿，你家书房地板有问题，阳台晾衣架管子的堵头是活的，卫生间吊顶的时候是不是热水器不是先安的么，半吊顶往里有空间，估计这个你够不着，欺负你手短啊，窗帘吊灯，书架这都是赤裸裸的挑衅，你看着办。”

“叮铃”“李晓峰，我操你大爷！！！我特么今天不能让你好过，你等着，我今天不弄死你，我特么不姓付！！！”撕心裂肺的咆哮从手机里传来，而我早就把电话远离了耳朵。挂掉电话，我长叹口气，“诶，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兄弟……”

第四章  兄弟（上）$ p9 O! X4 A6 x( e! f, X

挂掉电话，我开始有些迷茫，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在心底油然而生。我有点不敢从床上站起来，不想在体验胯下虚浮的内裤，狠了狠心，脱！+ O1 p  y; h! ?1 I6 y2 f

抬头望着天花板，手上动作不停，解皮带，褪拉链，连带着秋裤内裤一起脱下，抽出内裤，扔到床脚，手忙脚乱的将裤子重新穿好，拉拉链，系皮带，一气呵成。做完这些才发现刚才竟然是一口气完成，而且整个过程我都屏着呼吸。

拿起那条内裤，看着它。这是我上个礼拜在外地进货的时候买的，没想到这么快我就将它扔了。我本就是个念旧的人，家里的衣服不少，大多数都是不舍得扔的旧衣服，每年换季的衣服最多置办两套，左手鬼使神差的摸向裆部，熟悉的鼓胀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空荡荡、塌陷下去的布料，收回手，狠狠心将那个三角内裤扔进了床头边的废纸篓，转身进了卫生间……

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有些恍惚，一路上都有些心不在焉，一直在回想着刚才退房时，得到的线索。昨天晚上开房的时候是一个女人带我来开的，用的是我的身份证。前台说昨晚她并没有拿身份证只是送我来的宾馆。而且那时候的我已经醉的不像话了，调出的监控，只能看到她的侧脸，因为那低得可怜的像素根本看不清这姑娘的真容，可是衣着一看就知道是公主一类的人群。视频中，她架着我，身高竟然跟我相仿，就算是去掉高跟鞋，那也有一米七的个头。那时的我尚可以自行走动，甚至进入监控盲点之前我竟然在搂抱之余还亲了她侧脸一下。可是我对这些经历竟然一点也回忆不起。难道是我带她来这儿的？像是抓住了什么重点，我让前台又调出了她离开时的监控。是凌晨1:20，而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是12:10。那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干了什么？或许只有她能解开发生在我身上一切的谜团。1 d' G7 f" a$ h. |

才刚进家门，屁股还没坐热，狂暴的砸门声，伴随着付豪那破锣嗓子的嚎叫震得玄关的鱼缸都开始都动起来，估计里边我可怜的小地图今晚就得一命呜呼。

“来了！鬼叫什么！”虽然付豪带着怒火前来讨伐，但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之前的迷茫和那莫名的孤独感都抛在了脑后，好像内心安定了不少。

“姓李的！你特么到底怎么想的！？我是招你惹你了，你这么霍霍我！”开门就看见付豪狰狞的脸，高挺的鼻子因为过度愤怒，鼻孔不停的翕合，就差个环就能去演牛魔王了。眼角还在加戏，不时抽动一下。

“行了，把嘴闭上吧，哈赤什么，至于么？”

“怎么不至于，我这都藏了多久了，你知道我们俩正式同居的时候，我半个月连盒烟都买不起！”付豪一边悲愤诉苦一边换拖鞋，我回头一瞅。嗯，还行，还挺懂礼貌。说明没气到失心疯，或者没逼上绝路。“后来我借着装修的由头，好不容易东扣一点西藏一点，才攒下来的小金库，就让你这臭无赖，两条微信你让我两年心血毁于一旦，昨天我都认怂了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么！”我不动声色将它按到沙发上，自己坐在他的对面。\* K  R2 j% i& r

“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你忘了？”地主这是我们曾经的暗号，意思是我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，见他一愣，我就知道他都快忘了。

“就算你这么说，我这不就是被你逼得受你接济，寄人篱下么？你这不是有病么脱了裤子放屁，你脑袋让屁崩了？”付豪一脸懵逼，想看弱智似的看着我。

“是！我确实是有病了。”我不禁自嘲。' E5 ^: ]3 M, n3 u1 ]

“什、什么？”付豪有点迷糊，“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今天你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”刚才的气焰也消减不少。6 S' B3 }" V( O

“呼……”我深呼一口气，“付豪，我能信任你么？”

“你特么怎么了？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，是还没醒酒？”付豪说着伸手抚在我的额头“还是发烧了？”

打掉付豪的爪子，我郑重道“付豪，我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能信任你么？！”. W  u! q7 v3 Q4 n) O& h+ f

付豪好像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我很少这么郑重其事的跟他谈事情，之前进屋时的那股子怨气也随之消散，正色道“李晓峰，咱俩一个大院长大，二十多年的交情，对你甚至比我亲哥哥还亲，给你顶锅抗雷到今天，你自己说你能不能信任我！行了晓峰，今天的事儿我也不怪你了，有什么事说吧，天塌了兄弟陪你一起顶着！”) p& T! w1 r$ `; y( n3 h# [

“呵”我不禁失笑，一起顶？这种事怎么一起顶？把你的借我用？见他盯着我，我便开始讲我这段离奇的经历，“昨天晚上你回家之后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怪事，我只记得我转身进包厢跟贺婷她们玩，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是躺在宾馆的，衣服被脱了下来，只穿着一条内裤。”! k/ B& e/ z' x) P# \

“你被仙人跳勒索了？还是趁你不备偷了你的包？还是……”付豪确实再认真听我的话，分析猜测着，可是这种事你怎么可能想象的到？如此离奇，如此神话。

“听我说完，”我打断他那凡人的思维，“没有仙人跳也没有被偷，是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发现……我发现我的……我的老二不见了。”我以为我能很冷静的阐述在我身上发生的怪事，但是当我真要说的时候，我却发现，即使是最好的朋友，兄弟，这种事也是万分的难以启齿。说完这句话我只得深深的将脑袋埋下，因为我发现我的脸已经开始发烫，我不想发小看到我满面羞红的窘态。3 H- e. r1 g' t6 E9 l) p

“老、老二？鸡巴？”付豪明显开始反应不过来了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，言语上结结巴巴。

“对，或者说不是不见了，而是……而是变成了女人的……性器官。”

“我、我操，你特么逗我呢？”很显然这种超自然事情任谁也是不可能相信的，哪怕是自己从小长大，亲人一般的好兄弟。见到付豪这般反应我的心开始下沉，浑身好像浸入数九寒天的冰湖中，我紧咬着嘴唇，既期待又害怕他的下一步反应。

他会不会觉得我疯了就此摔门而去；还是奚落我一顿，拉我去看心理医生。我知道这种事情，想让他相信只有脱了裤子让他亲眼鉴定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，男人的自尊不允许我这么做！我的双手看似交握在股间，实际上因为怕被质疑，双手一直紧紧的按在裆部。我害怕，莫名的害怕。我本不该如此的，为什么？我怎么忽然变得这么脆弱，这不是我啊。

好像在等待判决一样，付豪迟迟没有动作让我忐忑的心一直煎熬着，像在油锅里翻滚挣扎一样。

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，这种万刃剜心的折磨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，慢慢的轻轻的将脑袋抬起一点角度，目光上移到极限，从刘海的空隙观察着付豪的反应。

付豪的表情开始是惊讶的呆滞，脸和嘴型凝固在了“呢”字上。张着嘴巴，好像在消化我的话语，又好似在内心中质疑最好的兄弟是不是在拿他开涮。我知道这让人难以置信，可是我一直希冀着，期盼着，期盼他能毫不犹豫的相信我支持我，因为这是事实。  O: d" B/ x3 f$ n5 ~  j3 I1 k; `

看着他的脸，我的心也凝固了，身体好像被万般枷锁牵制，一丝一毫也动不了。眼前开始有些雾气。腹部竟然开始痉挛，我是真的快要受不了了。
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付豪脸色终于有了变化，他的眼神一直盯着我，目光从惊疑逐渐变得温和坚定，表情也轻松下来，随手掏出手包中的中华自己抽出一支叼在嘴上，拿起茶几上的防风火机点燃深深的吸了一口。定了定神，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甩出一支烟，递了过来，“来，晓峰，抽一支压压惊。”

“你相信我说的？”我有些不敢相信，付豪的举动。; H$ d8 {/ x9 d: y0 {

“你真不应该跟飞燕儿揭我的老底！你有意思么你！？”付豪有恢复的之前的大大咧咧，但是没有愤怒，没有责怪，只是道义上的谴责。